

散文集

青青的 印记



潇月 著

非外借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散文集

青青的印记

潇月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青的印记 / 潇月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546-0808-1

I. ①青… II. ①潇…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4675 号

责任编辑: 洪 芳

见习编辑: 陆九渊

装帧设计: 岳招军

责任校对: 蔡时真

责任照排: 岳招军

书 名: 青青的印记

著 者: 潇 月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Http://www.guwuxuancbs.com

电话: 0512-65233679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南通超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3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808-1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13-85060300

读潇月散文随笔

徐应佩

最近，有机会读了潇月的部分散文，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眼前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胸中激荡着浓郁的激情。潇月笔路颇广，题材多样，语言洒脱，既富生活气息，又具审美价值，今随手写下一些读后感受。

缘事抒情，情中见事。潇月有一组散文系抒情之作，但不同于一般的抒情散文，她重在写人物。写人之作，既不是人物通讯，更非人物传记，而是缘人记事，依事写情，系以人物作为描写的客体对象，按主体与之发生的接触、感受，而叙事、抒情。潇月以人物为经，以感受为纬，编织了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优美文字，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炙热的亲情、友情、同志之情。当今文坛颇负盛名的散文诗名家柯蓝，有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和丰硕的文学业绩，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以写成内容丰富的文字。而潇月既不用重彩描绘他瑰丽的人生，也不滔滔絮语他繁花似锦的创作，而是在《提灯夜行》中以与柯蓝的三次相见写下自己的独特感受，不求面的拓展，但务纵深开掘，这就把这位革命老人、文坛耆宿勾勒了出来，写出了作者对文艺的感悟：“艺术之美滋润着人类，哺育出健康的人性，健康的灵魂——逆流中它是正义的良知，患难中它是慰藉的天使，污浊中是一方净土，孤寂中是一角春色，而在新生活的创造中，则是催人奋进的歌声。”

在事与情的融合中闪耀出了哲理的光华。《恩师陈白子》属于《提灯夜行》同一类型的作品。陈白子是我省知名的诗人、作家、报人，也是南通文艺界、新闻界的前辈，更是广大老中青文人的可信托的文友。其人虽然年届古稀，可是仍然热情如火，诗心不老，不仅自己创作不辍，佳作迭见，而

且为江海文艺事业奔波呼号，宵旰不怠。写这样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说容易，是材料易取，随时可见，到处能闻；说艰难，是他为大家所熟知，其画像稍有不肖，极易被人指出其谬。萧月也深知此难易之处，只“讲述与先生交往的几件事，以表达这些年来，积蓄在我心头对先生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恩师陈白子》）。通过几件与作者相关的“小事”，叙说了陈老把一个文艺的“门外女”提携入文艺园圃，并使之日益成长、趋向成熟的事。作者对陈白子有时的“寥寥数语”，甚至感到“犹如月华清辉，给我痛苦的心灵带来莫大的安慰，我就像一个干渴的人，找到了一潭甘露，我因此又看到了希望和光明”。陈白子热心扶持青年，对很多业余作者予以思想上教育、技艺上指导，推荐发表、出版作品，这是有口皆碑的，萧月只以切身感受的几件事，真实、亲切、热情地予以叙说，无矫情虚语，无庸俗捧场，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共鸣，也使陈白子这位文坛园艺师、引路人、铺路石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萧月写柯蓝、写陈白子，都着眼于这些人的敬业精神和人格的力量，同时又都和自己的成长相联系，以与之接触的经过为载体，以自己的感受为镜面，折射出这些人物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这就显得情理交融、形神兼备。

萧月涉笔人物的散文，不仅写及显要的大人物，还写了一些不为人注目的普通人，这里有她含辛茹苦的外婆、外公、父亲，还有上海阿姨奚静旦，以及炊事员老孟爹等，这些人没有炫人的业绩和显赫的地位，但都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灵与浓得化不开的人情。作者只是撷取他们几件令人铭心刻骨的小事，便闪耀出他们人性中美好的光彩。萧月善于见微知著，由小见大，从平凡中见伟大，因此在轻松走笔中流泻出凝重浩淼的真情。作者从三十年前的往事中筛选出《童年如歌》。三十多年的经历，所见所闻所遇之事很多很多，其中肯定不乏有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和事，可写的很多，但作者说：“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我愈来愈喜欢沉浸在一种纯净的环境中，只有这时，那些往事才会像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向我飞来，和我交谈！”（《童年如歌》）可见作者决非率然下笔，而是严格筛选，精心提炼，专情攫取，这就难怪这些平常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给读者以震撼。

即时效应，历时效应。如上文所述，萧月的散文使人觉得亲切有味，

一些凡人小事也扣人心弦，这就是说具有即时效应，也就是时下通行的说法：具有“可读性”。文学作品有可读性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如果作品令人不可卒读，或如饭菜不可下咽，那它就不可能有存在价值。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误将可读性以为是追求离奇古怪的故事，编造惊险荒诞的情节，借此迎合低级趣味读者的胃口。殊不知可读性是通俗而不庸俗，美趣而非邪趣，它潜在的要求当为具有历时效应，意谓初读时有兴趣，以后仍然兴致不衰，还在回味和想再读，好书不厌百回读，就是这种书有历时效应价值。萧月散文因为从她长期人生经历积淀下的真善美素材中选取动力的事件和故事，题材本身已经过了历史的考验、时间的淘汰，因而不是迎合一时的风尚，不是投合非内心真情的外力，她的写作不为权、势、利所左右，没有个人功利目的，这就能使人今天读喜爱，明天读仍有兴趣。现在文艺界有两种倾向，一种人热衷于作品的即时效应，就写一些媚俗、低俗之作，以争取读者群，追求经济效益。另一种人执着于作品的历时效应，写一些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作品，说他们潜心所写乃“传世之作”，当代人看不懂、不欢迎那也没有问题，他们是为第二代第三代人写的。结果，唯“即时效应”是求者，往往因利忘义，使作品撤离社会主义的正道；唯“历时效应”为上者，往往钻进象牙塔，作品无市场，创作趋于萎缩，陷入困境。萧月谋求二者的统一，即既争取作品占领市场的份额，又考虑作品的生命力。当然，综观萧月这部分作品，还只见其有着这方面的良好和初步实践，两方面都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这就要求她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市场，研究世纪之交中国读者审美趋向与变化；同时深入探讨中外古今名著能够久传不衰、使人常读常新的缘由。这还要借助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美学、文艺学多方面知识的参照与融通。我们相信萧月在如今的起点上，定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多方尝试，择重突破。萧月散文一起步就不局限于一隅，做了多方面尝试。有以叙事为主写人物的，如《童年如歌》、《青春如梦》、《提灯夜行》、《有感沪上人家》、《恩师陈白子》等；有缘物抒情的，如《这里，曾有一棵高大的雪杉》、《杨桃》等；有纯然的抒情之作《精神之旅》等；有缘物抒慨的《小院幽兰》、《谈天地》等。总之，记人、叙事、写物、抒情、说

理、发议多方面都作了尝试。而作者在全面试手之中，又选择了以写人为重点予以突破，不管是名人还是凡人，也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如《忧郁的小宛》），都写得得心应手，舒徐自然，擒纵自如。潇月写了较多的散文，还试笔于散文诗，如《湛蓝的思绪》等。更有近似小说的《雪蕾儿》。散文、小说、散文诗虽然就严格意义上说体裁上有区别，但它们也有其共通之处。作为一个入文苑不久的探索者来说，这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十八般武艺都试一试，看自己是擅于用刀还是舞剑，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是选定某一样式为自己的独门功夫，因为刀有刀法、剑有剑道，选定后深入钻研，反复磨炼，使技艺趋于精纯。如《雪蕾儿》写雪蕾初恋建国，建国为救人牺牲，她领略了人间情爱的重创。后来误入科长圈套，失身于这位形似她心灵偶像的科长，竟至成了科长精神的俘虏，而这位科长又因癌症去世。她和同单位的一个研究生结合了，怀了孕，可研究生又死于空难。雪蕾有着纯真的感情、明净的心灵，又有着坎坷的遭遇，整个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也具个性，完全是个小说的料子。如果作者不囿于“从咖啡屋到洗头房的女人”的散文的路数构思，而着重于雪蕾这个人物来塑造，那可能艺术效果会更好些。由此可见，潇月有相当的生活积累，又有着一定的文字功力，现考虑到题材和体裁的关系，在多方面的尝试中，完全可以再拓展自己的空间，在某些方面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综观潇月部分散文，潇月选择了文学这条艰辛的道路，在如今不少文人改弦易辙的环境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而且有了不少业绩，起点不低，起步很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热切地企盼着她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为江海文苑添花增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著名文学鉴赏评论家）

读潇月散文集 《青青的印记》

陈白子

当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展读潇月的散文集新著《青青的印记》掩卷深思之际，不由得联想起家乡近几年的巨变。20世纪90年代初，如皋撤县建市，继后不久在旧城改造优化投资环境的时代大潮中，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高速度，实现了千年古城的旧貌换新颜。欣逢其盛的潇月并未坐享其成，而是奋起直追，在古城新姿中有所作为。作为一名介入作家行列中的“新生代”，她从事文学的标志，同样是以“三年起步，五年大变”的时代风采，为旧城新貌中的“精神广厦”添砖加瓦，这就是她业余创作生涯中用美文铭刻下的又一道深深的《青青的印记》！她把同步于家乡日新月异变革中的人和事、情与景，浓缩在她矫健前行、勤奋笔耕的一处处风景线之中。

对潇月作如此类比是否是溢美之辞？历史更能表述今天的硕果成之不易。我想首先有必要像读一读千年古城珍藏的一帧帧老照片一样，不妨让我们调阅一下潇月“习作史”中的一程程“文学档案”。倘若以我个人的记忆为主线，我与潇月以文会友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由南通市作家协会常务工作班子与上海联办一次“现代风江海文学笔会”，一市六县文学界横向交流，选定在如皋闭幕。笔会对一位虔诚的文学青年无疑具有磁场般的吸引力。文静而未免自感“文弱”的潇月，就在这时由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表兄介绍与笔会保持着热线联系，“慕名”见到了几位作家和我。

其中因为我有发稿权，也许曾经是她想依靠的“重点”。但那时她和她青嫩期的习作，还只能与我“擦肩而过”。大约两年后，在如皋为一部长篇小说召开的首发式上，与她再次相见。遗憾的是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但这一回她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的是一本署名“潇月”的小书，它没有“户口”，没有封面，没有装帧，也没有前言后记，就像作者一样纯情、真诚而质朴无华，多么难能可贵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开始让我掂出了它沉甸甸的含金量；这仅仅够得上及格的文字，不正包含着一位女作者对文学的苦恋和执着的追求吗？！我应该为她做些什么？毫无疑问，薄而沉的册子也唤起一个文学编辑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潇月为了把文学作为她精神上永恒的恋人，曾受过太多的冷嘲热讽，甚至是心灵的累累创伤！致使她常常夹击于所谓“不务正业”和家人的善意劝告中，一行行“爬格子”。每当夜幕降临，她还必须安顿好80岁的婆婆和8岁的女儿，度过一个个孤灯伴笔的不眠之夜，以苦为乐。这使我看到了“有志者事竟成”正从一双“爱幻想”的眸子中折射出一颗“永不变更的爱心”！一抹曙光正在显现。于是，我尽我之所能，将她诗文中较好的作品，陆续在我主持的《南通日报》文艺副刊中刊出，同时向其他报刊推荐。这本来也很平常，但春风中的几阵“毛毛雨”却使岩石下的小花小草拱出一派顽强拼搏的生机，几行短文从她脚下伸展出一条“脐带般”曲折的诗意之路；几幅素描从她心田中催发出的竟是一方青嫩的绿洲。她果然不负众望。多日不见后的忽一日，诗意之路已伸向远方，绿洲竟演绎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景观。潇月的作品正式入选，并占有了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不到一年，就在她被吸收为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期间，她又“旋风般”地跨入中国散文诗学会的行列。从此，她的作品沐浴着柯蓝等老一辈大家的阳光雨露，像春苗随风成长。一个自我加压不断进取的作家，陶醉也许与之永远无缘。这时期，她对她笔下的作品严格得近乎苛刻，终于把最初试笔《放飞的白鸽》变成了升空中的“苍鹰”。回首昨天，她一步一个印记地向文坛走来，业绩多么喜人！如果说，那本“练习簿”式的小册子曾使人感到意外，那么《青青的印记》带给我们的则是惊喜中的震撼！文学促使人进步是难以用常规丈量的。

全书写人物的开篇力作《提灯夜行》，是为文学界老一辈中“大师级”

的名家柯蓝先生画像。驾驭大作家的题材难度必然很大。著名评论家徐应佩兄就掂量出撰写中的“重量级”需要一支大手笔。他设想写柯蓝既可写其延安时代的革命史，又可写其数十年著作等身的文学史，但素材庞大，头绪繁杂，不易归纳，出新更难。柯老在得知潇月拟写他时也招呼在先：他不希望看到的是一篇别人作品的“翻版”。面对如此沉重的思想压力，需要有与艺术胆识相应的创作功底，这在几年前潇月尚不具备。现在她自信而不浮躁地把笔拿起又搁下。经过长达几年耐心细致的创作准备，她终于静下心来，从三个方面的素材入手，表达一个小作者对大作家的“独家感受”。“灯光”由远渐近，作品先从几年内竟有幸与柯蓝老师的三次见面中，感受到柯老那种长者的儒雅风范，“开朗、真诚、气度非凡”，竟那样平易近人地走下“神坛”。作品记述了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细节：晚宴上先生指名邀“五音不全”的潇月唱一曲助兴，她为了表达对柯老的尊重，唱了一首《北国之春》，可高音部分唱不上去，柯老立即上前帮她“撑场子”。不用千言万语，一下就把大作家与小作者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拉近、填平了，笔随情至。紧接着亲切地转入第二层面，以简约粗放突出渲染重点的基调概括柯老革命史与文学史交相辉映的闪光历程，融入浓烈的崇敬之情和对人生和创作诸多方面的感悟。作品推进到第三层面，则是作者深入洋洋洒洒千万言的《柯蓝文集》，犹如面对生命悟性与睿智结晶的一座大山，此时此刻一颗在书海中激荡的心，不禁“就会走入所崇敬的柯蓝先生的心灵”，展开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她深情地写道：“一天、两天、三天……脑海中先生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我知道那是一种人格和艺术的魅力！”于是这使她感受到“一种自觉状态下流淌出心灵被震撼的文字”。至此，《提灯夜行》由浅表至深邃照彻了三个层面的感悟之后点题，作者诗意地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倘若先生是提着文学的明灯在人生旅途中拼搏的话，那么，他的心灵就是这黑夜中的光明！”作品的认识价值，在于热情讴歌大作家的门槛并非讳莫如深的官阶，更非数典忘祖的一代新贵。相反，作家的成就越大越是能虚怀若谷，那是品德高尚的完美体现。因为他们深知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作家血肉不可分割的生命和创作源流。作品给人的思考是：作家只有走下“圣殿”走进生活，贴紧大众，

其思想风范和作品内涵，方能像种子播进沃土，扎根、开花、结果；同时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大家，必定会把积极造就文学新人视为“份内”的崇高职责。这也许正是柯蓝老师寄望于潇月能“写出一点新颖内容”之所在。柯老在圈阅了《提灯夜行》后，专函给予首肯。

在潇月日益拓宽的文学天地和艺术视野中，上至北京、上海、深圳，但崇上并不媚上，她身上绝无那种当今专借大名人抬高自己的世俗恶习。相反她两眼向下，更看重“乡土文化人”中的“热心人”。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其实难副地展读她两篇不同体裁的文字。她以切身体会，对我份内的工作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又结合着评说了我的诗文。如果说“感恩”，作为党培养了多年的老编辑，理应由我感谢潇月历年来用她的精品力作支持了党报文艺副刊。基于这一点，编者向作者提供园地，本是园丁应尽职责，而绝非什么“恩赐”。至于在潇月心目中，对此视之为编者有“恩”于她，这纯粹来自于她那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好心灵。

以不同层次、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为经纬，奏响全书中的时代主旋律，是《青青的印记》最为显著的一大特点。作者在精心梳理和编织师情、友情的网络之际，“小城人家”温暖的亲情更使她幸福陶醉。说到底，潇月在文学生涯中焕发出的“多元素质”，须臾也离不开家庭的陶冶和父母的养育栽培。因此，《青青的印记》中的第一滴墨香，就首先浸透了那位“未必喝过多少墨水去通晓为人之道、饱尝人生百味”的母爱的乳汁。这方面的精短散文《杨桃》，不愧为潇月自传体系中的牵头力作。《杨桃》充分运用诗歌托物抒怀等表现手法，扩大精短中的感情容量和母亲形象的思想魅力。作品巧妙地将杨桃拟人化为母亲，又把母亲移情于杨桃，提示母亲与杨桃之所以密不可分全在于两者精神内蕴等特质所呈示的一致性。潇月以一颗女儿的平常心用淡淡几笔白描开门见山：母亲亲手把一株杨桃移栽到小院的东北角，点出这一角“最甘寂寞”，点出杨桃“从乡下来”，点出“这东西好养，开的花也蛮好看”。似觉并不经意却都语含双关。杨桃多像一生勤俭吃惯了粗茶淡饭的母亲。随着时序的更迭，貌似极普通的杨桃“沿着达尔文的进化论”默默地焕发出极大的生命力：她“春天发芽，夏天长叶，秋天结果，出奇的是冬天开花”！却俏也不争春。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那一簇簇毛桃状的花朵，正与腊梅媲美。“我被母亲赏花时那极好的情绪感染，联想起我们兄妹六人中有四人跨进大学的门槛，不正是靠的母亲的含辛茹苦和春风化雨吗？那低矮淳朴的杨桃是母亲的化身！那沉甸甸充满抗寒生机勃勃的花朵正是我们这一群儿女！”作品层次不多回味多，笔意淡雅理趣浓，比喻和联想熨帖犹如天衣无缝。通篇首尾不足 800 字，在风格的平实中，穿插了奇峰突起的一笔：“国内一家颇有影响的花木公司把杨桃作为一种名贵的花木远渡重洋落户异国他乡！”寄寓着博大的母爱精神是没有国界的，使短章的主题于天然自成中悄悄升华。为使这一自传体系中的《杨桃》与《小院幽兰》有机地衔接成上下两篇。萧月在《杨桃》的伏笔中有一段穿针引线的性格化对话：母亲和父亲各自在院中“摆弄”花木，父亲与母亲打趣道：“你看这杨桃土里土气的，像谁？”母亲反讥：“好个老头子，你尊贵，你还不是跟兰草一样难侍候。”又引出父亲一生钟情于兰草的性格特征。同题《小院幽兰》中的父亲，较之于慈祥单纯的母亲显然庄严复杂得多，因而赋予父亲的笔墨也从单线条转入多视角广辐射，现实与历史兼融，篇幅相应地加重了几倍，使形象更坚挺丰满。《小院幽兰》中父亲的人生坐标泼洒于梅兰竹菊四君子的传统美德；萧月借助于兰草，精心剪裁布局，以形散神聚、生动感人的场景和事件，渲染父亲爱兰草，兰草爱父亲，那种难分伯仲的化境。两者之所以如此情投意合，是因为历经了人世百态、沧海桑田只为理想信念独守节操的父亲，与生长在远离尘嚣的山林僻野而纤尘不染的兰草，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人与兰草彼此相知相交，无一不体察入微。几乎无需什么艺术加工，萧月只是开启“佳酿于心”的生活源泉，任其时缓时疾地流出兰草爱守洁，需要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父亲便掘出庭院中的水泥地，又托人从南方运回许多山土，让兰草接受地气；兰草一见到漂白粉味浓的自来水，马上就变脸，绿色的叶子便泛起枯黄色，于是父亲甚至把家中珍藏的几大坛子天水，全浇了兰草，称得上“舍茶陪君子”了。文笔雅雅淡淡，情思浓浓稠稠。忽一日，好一场瓢泼大雨夜袭小城，当全家人从梦中惊醒之际，惊喜的竟然是上百盆兰草全都安然无恙端坐在居室中央！而为此被大雨猛袭的父亲竟生了一场大病。这些无须“添枝加叶”的描述，令人深感生活本身比作家的想象更丰富、更多彩。

这又反过来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潇月插入了发自父亲内心的言行，编结为一条经纬贯穿线。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掩护过一位被日寇打伤的绸布庄少爷（其实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已是上海一家部属工厂党委书记的“少爷”，“文革”期间又被打成“走资派”，父亲再一次连夜护送他去苏北老家秘密养伤。父亲两次对这位“少爷”蒙难施救，完全可以借此机遇将儿女的工作从小县城调至大上海，但他坚守“施恩图报非君子”原则，一直守口如瓶。文章中围绕主轴事件中的细节，更似兰花之馨香沁人心脾。父亲的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来家中赏兰作客，有感于“老君子”的两袖清风，高洁一生，特题赠“此院无厚产，唯有君子风”对联一副。“我”瞒着父亲裱好准备悬挂却被父亲严词夺下。父亲语重心长地教导：“万不可以刘世伯的恭维来标榜、抬高自己。”“我”心中“理直气壮”地不快，但终于在静夜思考中对比出自己的“浅陋”，而让父亲身上散出的那一缕缕洁身自好和谦谦之风，缓缓沁入灵魂深处。这就是《小院幽兰》中的一家之尊。如果说，多年来潇月能自觉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更多的是从老一辈文艺家身上吸取养分，那么在如何将为人和为文牢牢焊接，更多的则是承受着家庭潜移默化教育熏陶。

《青青的印记》尽情为读者提供更广阔更多彩的当代审美文化。在这里，你何不化作一盆“兰草”或“杨桃”，边品尝“老君子”那杯天水龙井茶，边聊聊《表叔》脱贫致富不忘改革开放政策的故事。或随潇月一同进入《童年如歌》，回想在“外婆怀中自己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与6岁的小妹牵出一派天真烂漫的童趣穿梭在字里行间，引出永远也忘不了使我“奇迹般学会做作文”的上海静旦阿姨，和供销社慈祥温和的炊事员老孟爹……这一个个、一件件“凡人小事”的原生态，如今不都在她笔底开花结果了吗？！童年如歌，未料最美好的年华《青春如梦》却是一场太长太久的噩梦。20年过去了，那“像刀刻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印记”，至今犹历历在目：那年代“贫脊写在太多人的脸上，还不得不从早到晚高喊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忆苦饭填满红海洋般的日子，“几个月不见肉，一个个把猪肉想疯了”，好不容易盼到开荤却从猪肉里吃出了恶心的“老鼠头”，饥不择食的鼠灾闹到与人争食，乃至把“惯宝儿”嘴唇咬破的地步！这些“刀刻般”的文字，

控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所疯长出的累累恶果。更为荒唐的莫过于，“所谓读书上学便是学工学农，挑大粪抡锄头，一颗红心两手老茧抛荒10年，一个个高中生、初中生全都造就成‘上学的文盲’”。历史闪回让时光倒流，是为了不再从岁月流痕中流淌出血泪斑斑的伤痕文学。总之，写自己最投入最熟悉的生活，无论昨日或今天，都能使她的创作进入最佳状态。

从更高意义上说，“印记”中的“家庭”系列是一座净化灵魂的温馨家园。在这里，潇月致力于融渗文体之长，为努力开掘人类美好心灵以推进时代文明建设而纵情讴歌。行文或长或短，抒情抑婉抑放，时或小城人家融亲情，抑或高山流水觅知音，空灵于天然，忘情于众生，无一不力求有益于“社会效应”。“家庭”系列更是一座“拒腐防变”的精神支柱。名利为之淡化，浮躁使之弱化。短笛幽幽长号铮铮，虽出自如丝如缕的纤纤笔端，却倔强“叛逆”于不惜泼辣暴露“房事、隐私”的所谓当代女性文学先锋派的时尚之外；更不屑于打出各类旗号的部分不堪入目的媚俗作品，被某些大型期刊奉为圭臬，以误导去招徕读者。多年来，她始终乐于默默坚守一方“圣土”，以其涓涓滴滴的翰墨“小溪”，汇入当代社会主义文艺澎湃奔腾的主流。

《青青的印记》在着力于自传体系散文的创作中，并不排斥题材多样化的开拓。值得关注的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如《忧郁的小宛》和《雪蕾儿》，可归纳为第二类型的重点试加探讨。令人深思的话题也许是：前一篇系取材于历史人物，后一篇则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历史与现实之间何以给人以“我看云近，我看你远（顾城哲理诗）”的辩证的反差效应。首先，这与作家对题材的“钟情”程度及感情投入的度量似觉不无关联。“忧郁”截取明崇祯年间金陵八艳秦淮名妓之一的才女董小宛与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冒辟疆的一段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这段流传至今的风流佳话，历来早被多人多次撰写成传奇文学，或加工成中、长篇小说。面对如此众多的大部头“压倒优势”，如何以浓缩的篇幅突破，势非“一言九鼎”而难以奏效。但坚持自己想做的“难题”正是一个作家必备的艺术个性。对此，潇月在调阅了大量史料和研读了部分代表性作品的坚实基础上，从中精选出小宛以短暂的生命忠贞于冒郎最闪光的心灵的最典型的事件，赋予作品以“忧郁”的感情基调，加以具象化的精雕细刻。基调的准确把握是情节依附的

关键。作品突出二人爱河中的两大“潮起潮落”。一方面，小宛与冒郎结为伴侣，前有陈圆圆与冒郎割不断的爱，家有苏氏长妻断不了的情，小宛在这种“难以为人姬妾的地位上”，如何为爱情“谨守坤道”，冒家上下老小“咸称其意”；另一方面，更以其出众的才华，废寝忘食，成为冒郎汇编《全唐诗集》等皇皇巨著中的一名好帮手。着重表达真正的爱情是事业上的推动力，事业与家庭又使爱情化为永恒。作品的另一章节将小宛推向幸福与苦难双重浸淫之中经受考验，为此展开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血腥一幕。国难当头，小宛为顾全郎君全家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然后冒家衰落，冒郎一病不起，小宛又付出她年轻俊秀的生命挽此大劫，直至把自己折磨成“将凋的瘦菊”，即使这样，她仍从心底唤出：“只要冒郎活着，我就是死去也跟活着一样！”小宛一次次用挚情“把冒郎从死亡的深渊里拽回来”之后，却抱憾离开了生死相依的冒郎，才大命薄。忧郁的小宛以年仅 27 岁的人生演绎了一幕“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仍高举起你”的崇高乐章。小宛虽然活得太累太累，爱得太深太苦，但唯其如此，更足以使她如昙花一现的短暂的爱成为永恒。这不正是“黛玉葬花”、“梁祝化蝶”悲剧性爱情故事的延伸和继续吗？看历史人物虽远犹近，近在小宛那一片 300 年远去的圣洁白云，却贴紧作家那颗向民族传统开发真善美的爱心，从而调动起将其一节节载入作品的创作激情。“看芸芸众生近亦远”，远在如今在爱情皈依于金钱的叮当声中，小宛“那双下弦月般忧郁的慧眼”，又能从如梭如织的少男少女中，“寻找到几许真正的知音”？《忧郁的小宛》虽还存在诸如议论偏多有碍于放手“让形象说话”等不足，有待于完善，但作品题旨高远，意蕴厚重，尤其对古为今用的时代贴近性和撞击力等要义的表达，足以令人长思之。另一篇《雪蕾儿》同样写爱情生活，而且是写当今花季少女不幸的爱情际遇，也许那人那事就在眼前身边，何以既近又远，这不能不缘于作者仅满足于一则听来的故事。故事中一个少女与三个男人（男人均先后死去）之间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真真假假的爱情纠葛。于是将故事构成作品框架，浅尝辄止。作品虽不乏对事件的具体刻画，有些情节和场景写得也很“好看”，但由于对女主人公的命运缺乏更深入的熟悉和把握，对其屡遭重创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演变过程缺乏血肉相连的深刻提示，浮光掠影，

使人总感觉到作者与《雪蕾儿》之间特有一段“我看你远”的距离。正如应佩估价这篇作品指出的那样：这还仅仅是一块“小说的料子”。

量体裁衣。多年来，随着作品选题和创作视野的不断拓宽，潇月始终不辍于对多种文学体裁的探求和尝试，寻求哪一种文体更适于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务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形式上，她不断融汇、驾驭和跨越于诗歌、随笔、散文诗、散文和大散文之间，现又介于小说和散文的边缘文学中游弋；内容上，从“文以载道”走向“以文载人”，并融二者于一体。如今，结集在她“人物画廊”中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人物，或肖像或缩影，似觉正力图突破“散文框架”的模式脱颖而出，而“以文载人”的最佳媒介无疑是小说。难怪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编审在通读了《青青的印记》文稿后同样向她提问：为什么不写小说？一语中的，此其时矣。这既符合本书已集蓄成的发展态势，也指明了突破真人真事的“原生态”，大胆放手地向着小说的创作跨越，理应是潇月今后的主攻方向。把自传体散文系列组合成一部以“家”为主要内容的“非虚构性”小说，把“小说的料子”赶制成“皮尔卡丹”时装，一显女作家独具的胆识、智慧，拿出新潮力作与热点主题接轨。2000年，作家注重表现社会转型期中国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弘扬亲情和善良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从而推动家庭生活的稳定和强化人们内心的“家园感”，因而“回归家庭”仍将是当代文艺创作的主导潮流。这是从大众媒体影视界“制作”出来的最新“大气候”。

最后，有必要提及收集在本书中的诗评《意象的魅力》，是潇月阅读了近年我所作诗歌，择其二首有感而发。评论选题准确到位，落笔神形兼备，通篇牢牢扣紧诗品与人品的有机磨合，见诗见人体味深入肌理。全文层次清晰、逻辑严谨、起伏跌宕、循序渐进，评述中既显现出好山好水美如画的意蕴，又极富形象勾勒出历史的厚重感。潇月将本篇归纳为全书第一部分中的《精神之旅》，表明她珍爱生命感悟中的哲理性思辨，相信这一组力作必将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高品位的精神享受。令人惊喜感佩的是，文学评价和议论式随笔，是潇月在这一领域中的尝试之作，何以一出手就显示出游刃有余的深厚功底？应该看到，潇月历来勤于在读书思索中生活，又善于在思索生活中“活学活用”，厚积薄发。尤其当她对自己的作品或者

说作品对她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更使她深感：要想做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必须努力从多方面自我完善充电，而多方面的创作理论准备是营造好文学圣殿的先决条件。我深信潇月将乐于接受著名文学鉴赏评论家应佩兄为她开出的书目“大千世界”，学习、创作、再学习，跃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值此千禧之际，综述《青青的印记》中所凝聚的潇月的第三批创作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厚望于潇月能充分认识、努力开发青春期的创作潜能和才华，塑造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风云人物，为跨世纪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争奇斗艳的大好春光，亮出一面属于自己的昂扬向上的旗帜。

1999.12 — 2000.1

（作者系资深老报人、著名诗人）